髓緣

檢驗師的使命

珍惜助人的機會

文 / 李懿軒

「你還要捐嗎？」二〇一五上半年，新聞輿論各方面針對慈濟討論而沸沸揚揚，不少骨髓幹細胞配對成功者也因此決定不捐。同事知道張文駿骨髓配對成功，寄給他一些新聞片段、質疑的聲音，問他如果真是像新聞所說的那樣，「你還要捐嗎？」

「我要捐。」面對詢問，張文駿不改初衷，認為既然一開始就答應幫助這位受髓者，也已經做完體檢，就不可能現在打退堂鼓——擁有醫學背景的他知道，如果這麼關鍵的時刻自己喊卡，那麼受髓者即將面臨的，可能就是死亡。

「因為我個性比較低調一點，所以這件事原本沒有很多人知道，是公假單簽到主管那邊以後，同事才知道我要去捐髓……」身為醫事檢驗師的張文駿，是玉里慈濟醫院第一位捐髓成功的同仁。

多年「熱血」經驗 貧血不減熱情

事情的起點，得追溯到七年前，他在花蓮慈院實習時，巧遇的一場骨髓驗血活動。那天張文駿恰好路過，目睹志工們賣力宣傳，挽起袖子就去建檔。

白駒過隙，昔日的實習生也已成為正式的醫檢師。這兩千多個日子裡，雖然沒有接到配對成功的消息，但站在醫療線上的他，卻也在助人的領域中默默耕耘著。「常常值完夜班以後，有空就往捐血車跑。」張文駿笑說。原來，在捐血這塊他可是「老手」，擁有多年累積的豐富經驗。

回想起剛滿十八歲就進捐血車的初體驗，張文駿說，當天是高中運動會，自己鼓起勇氣上車去捐，卻因為運動後消

耗體力又太緊張，一捐完就頭暈，還在車上休息了好一會兒，「真的讓我留下一個很囧的回憶。」他笑言。

後來實習期間，他發現自己其實有貧血問題，儘管如此，都沒有澆熄他的熱忱，依然秉持著「能捐就捐」的精神去捐血。他在花蓮實習期間，曾經碰到病人需要大量輸血，全院廣播啟動緊急捐血，不同單位的同事、民眾陸續到來、踴躍挽袖，「當時真的體會到，如果沒有人願意捐出『熱血』，那麼社會上可能會有很多生命因此消失。」

不過他也坦承，貧血的毛病還是給自己帶來了不少緊張，「因為捐血前會檢查血紅素，男生的血紅素數值應該要達到每百毫升十三克才可以捐，但我本身的數值大概都在十二上下，往往兩次才有一次捐成。」有回體檢時他盯著數值，失望脫口：「看來這次又沒辦法捐了……」孰料護理師最後點頭，表示勉強達標，讓他既驚訝又高興，終於沒有白跑一趟了。

即使「老夥伴」搗蛋 依然堅定捐髓

二〇一五年初，張文駿手機裡出現一組陌生號碼，從前為防範詐騙，而習慣直接掛斷電話的他，這次卻接通了來電，「請問是張先生嗎？」沒想到這竟是一通骨髓配對成功的消息！

「您願意捐嗎？家人會不會反對？」擔心捐髓者答應後半途而廢，甚至直接失聯，志工不厭其煩地確認。但張文駿的答覆爽快又篤定：沒有問題！原來，他的母親也曾想參加骨髓驗血活動，卻因本身是 B 肝帶原者，沒能如願以償，

雖然本身有貧血的潛在狀況，張文駿還是保持著陽光的心態，常常走出戶外，多多鍛練自己，不只常挽袖捐血，更加入捐髓救人的行列。圖／張文駿提供

如今兒子配對成功，張媽媽不僅開心，更阿莎力地成為最大支持。

「媽媽是個很愛幫助和服務別人的人，我們常一起去做志工，像是到養老院陪老人家聊天下棋、幫土地公廟打掃環境。」張文駿述說與母親的種種回憶，也透露出他樂於助人的性格究竟源自何方：從小就有嚴重鼻過敏的他，往往感冒都要拖上半個月才能好轉，偏偏貧血問題又尾隨而至，但這都沒有打消張文駿救人的決心，「畢竟血液和骨髓都是能夠再生的東西，所以如果遇到可以捐的情況，我都會告訴自己要去捐。」

「大概在捐前十幾天，我就上臉書發表即將捐髓的消息，希望對方也希望自己平安。」當時的張文駿，在感冒正旺的炎熱時節，不僅在醫院工作時口罩包緊緊，更嚴格要求自己：每次出門都得戴口罩，並默默估算了受髓者進行殲滅療法的時間，祈禱對方一切順利。

「因為我知道殲滅療法會把全身的白血球都殺光，那段時間對他來說最危險——可能比他本身的疾病還危險！」張文駿靦腆地補充：「沒想到那篇消息發布以後，很多朋友都來按讚了。」

捐髓當天，歷經六個鐘頭蒐集周邊血，他本以為幹細胞數量會足夠，隔天就能到靜思精舍參訪，孰料當晚又接到骨髓幹細胞中心的電話，告知幹細胞數量不足，次日得再接再厲才行。

當晚張文駿胳膊上的管路沒有拆除，為第二天的奮鬥做準備。他笑著說，那天睡覺連翻身都不敢，生怕會壓到管子。翌日凌晨五點，天空才要露出魚肚白，張文駿就被叫醒，注射第六劑生長

身為醫檢師，平素工作除幫民眾抽血外，還包含了各種尿液、痰液的檢驗。攝影／張哲卿

激素，八點鐘開始第二波的蒐集。

然而經過一晚，手臂的血已經凝固，怎麼樣也流不出來，必須重新下針。但骨髓中心已經聯絡好取髓人員，十一點要取髓，實在沒有時間再等他上麻藥、讓藥效發作，「我們不上麻藥，直接下針好嗎？你本身是醫檢師，應該不會害怕吧？」為了受髓者的存活希望，學長學姊們直接用激將法問這位後輩。

回想當時情景，張文駿坦承真的非常緊張，畢竟是頭一次看見這麼長的針，但思及時間寶貴，他還是點了頭，讓前輩直接「啵」一個洞——「下針前我真的吸超大一口氣的！」就連因為捐血而時常挨針的他都忍不住說，那瞬間真的是痛，好在針頭進去後就沒什麼感覺了。但由於新開通的這條血管比較細，因此蒐集的過程中，他必須不斷握拳、鬆手，再握拳，才能讓儀器順利偵測到血流。

「所以現在我手上還有三個痕跡。」張文駿結算，在這場捐髓任務裡，他總共收穫九針，無論生長激素或周邊血蒐集，都多「賺」一針。

救人救到底　願意再捐第二次

「在慈濟被罵的那段時間裡，骨捐志工也有說，參加驗血活動的人真的下降很多，甚至來幫忙的師兄姊都比驗血的人多！但他們還是認為不能放棄捐髓救人的理念……」談起當初的風暴，他的臉色忍不住沉重起來。「那時候新聞每天都在報，說真的大家都很無奈，士氣非常低落，加上醫院被投訴哪些醫護人員服務態度不佳，同事們的話題常常是民眾又罵了什麼？名嘴又批判什麼？甚至有人灰心到想離職，不做了……」

捐髓後，志工整周無休地為他送補湯，每次都是扎扎實實的兩鍋，實在喝不完，張文駿於是自己喝一鍋，另一鍋則讓辛苦的同事們一起進補。

儘管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不會告知捐贈結果，他也才剛結束捐髓，但心思細膩的張文駿仍然為「萬一」做好準備，與家人打開天窗說亮話：「假設第一次沒有成功，對方要求捐第二次的話，我還是會捐。」

「有很多觀念其實是大學期間培養出來的，像捐髓助人就是。」家住桃園，因就讀慈濟大學而來到東部的張文駿真誠地表示，如果當初沒有接觸到慈濟，或許就不會認識骨髓捐贈，也不會有如今捐髓的經歷了。

「我覺得慈濟真的有在做事，也有許多人默默地付出。而大家在相信自己、相信慈濟的情況下，現在確實是撐過來了。」張文駿平靜地說。從經歷這些流言流語帶來的風暴、走過貧血難題，到捐髓第二天決定不上麻藥就下針的緊張，總結捐髓種種，他貫徹捐髓前回答同事的那句話——這分決定，他不僅沒有動搖，也成功達成了任務。

捐贈骨髓幹細胞的血紅素標準

男性：12 gm/dl 以上

女性：11 gm/dl 以上